



新刻  
改正

孟子

道春點

D 212  
1914  
7





明仁  
1914  
7



孟子



孟子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子西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註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

駟人也

駟亦作鄒。本邾國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

名伋。索隱云王劭以入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

趙氏

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短易者莫如孟子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

孟子長於詩書而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

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



關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二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

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及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當是之

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子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一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

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

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

精語焉而不詳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

大醇而小疵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

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

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踏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啟手足時之語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

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

愚按至字恐不當作聖字



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子學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此英氣。

寸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揚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



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  
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  
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  
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  
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  
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  
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  
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

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  
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  
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

軻至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

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

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

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



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

取乎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餒，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

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  
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  
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  
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鹿音憂 鶴詩作翬戶角  
反於音鳥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  
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政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  
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  
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  
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  
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

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  
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易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  
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  
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具之曰此日  
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  
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  
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  
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  
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  
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  
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



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

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

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

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

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

國也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

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揚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不違農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

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

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

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

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

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則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

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



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自者  
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有田，二畝半在邑。由地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氣不暖，味五十者不得衣也。蓄養也。時謂字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米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班同。老人頭半黑白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效。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與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

王道之成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入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



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槌與刃有

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槌徒頂反 以刃與政有

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

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

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

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

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人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

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備音勇為云聲

備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艸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值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顧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今之

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殺去聲比必二反洒與

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



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

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

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

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

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

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

弟妻孥離散

養去聲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

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所以彼暴虐其民而率五百尊君親

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

勿疑

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也。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

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

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苦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主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主問對曰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王復問也。與猶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王知夫苗乎七



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浥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天音扶，沛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周七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浥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也。護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



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斃鯀若無罪而就此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

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却也斃鯀恐懼貌也曰有之也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

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半之斃鯀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

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斃鯀

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有知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

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

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

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無傷也是乃

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



所不忍豐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殊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

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

反而求之不得吾意夫子言之於我心有

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

反度待洛及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

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

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

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

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

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

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自也鈞三十斤

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詩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曰不為者與不能者

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



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艸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

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人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度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抑王



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

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入心之所快有甚於

殺穀鯨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

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曰王之所大欲可

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

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

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

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

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

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

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

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巳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

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

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

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

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

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可



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  
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  
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  
矣。言集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  
言集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  
勝所謂後災也  
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  
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  
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  
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  
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  
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

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  
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  
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  
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恒產  
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  
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  
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  
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  
反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  
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  
常產而有恒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

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

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

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

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

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

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音見前章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揚氏

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

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

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

#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  
 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  
 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  
 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  
 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今之樂

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

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

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

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

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

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

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



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  
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  
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  
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頰也人憂戚則蹙其頰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  
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  
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  
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

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

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

王矣

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入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



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  
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  
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  
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  
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芻艸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  
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  
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  
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

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  
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  
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  
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勾音鈎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

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勾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

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  
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者皆

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遍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王曰大

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劔疾視曰彼惡

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

大之天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以遏徂莩以篤周祜以對于天

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莩詩作旅徂莩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此答天下仰望之心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

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

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

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且依此解

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

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

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

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

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

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

先王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

也。游。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

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

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

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

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

一豫，為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觀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

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上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



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

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矚矚胥譖民

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

諸侯憂謂古縣及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矚矚側目貌胥相也譖謗

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

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

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

時失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

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景公說大戒於國

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

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

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敎六切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

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

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

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

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

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



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天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

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

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

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

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如斯富

人哀此滢獨

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寄工可反滢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

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豬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寄可也滢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

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

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

斯張千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



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

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餽音侯橐音托載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為

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餽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餽糧也

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遷于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

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

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

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天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度奢侈而不能

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遊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

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

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

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

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

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

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



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

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

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王顧左右而言他。

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

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子見

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

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

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

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曰：國君進賢

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

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

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

不可焉，然後去之。

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



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

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

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

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

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臣弑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

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

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殘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聲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

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未免於篡弑之罪也○孟

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

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

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

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



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

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

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

琢玉哉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

不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過蓋以此耳

###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宣王問曰或謂寡人

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

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

○或謂寡人勿取

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

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

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

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常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不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囊漿

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

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且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



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宣王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獲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蘇五稽禮及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

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十千里而為政於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



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也。旄，老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畧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也。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

事齊深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聞穆

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

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

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爾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闕，闕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

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

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

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

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

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



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

民弗去則是可為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

於民亦為之效死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滕文

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孟子對曰昔者大王

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

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苟

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

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

哉彊為善而已矣

夫音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

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

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傲幸於其所難必○滕文

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

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

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

以大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

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



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  
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由仁  
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或曰  
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  
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君  
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請擇於斯二者能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  
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  
之正也至其甚忍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  
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  
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

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臯

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  
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  
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  
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  
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  
諾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  
見曰君奚為不見孟子軻也曰或告寡人曰  
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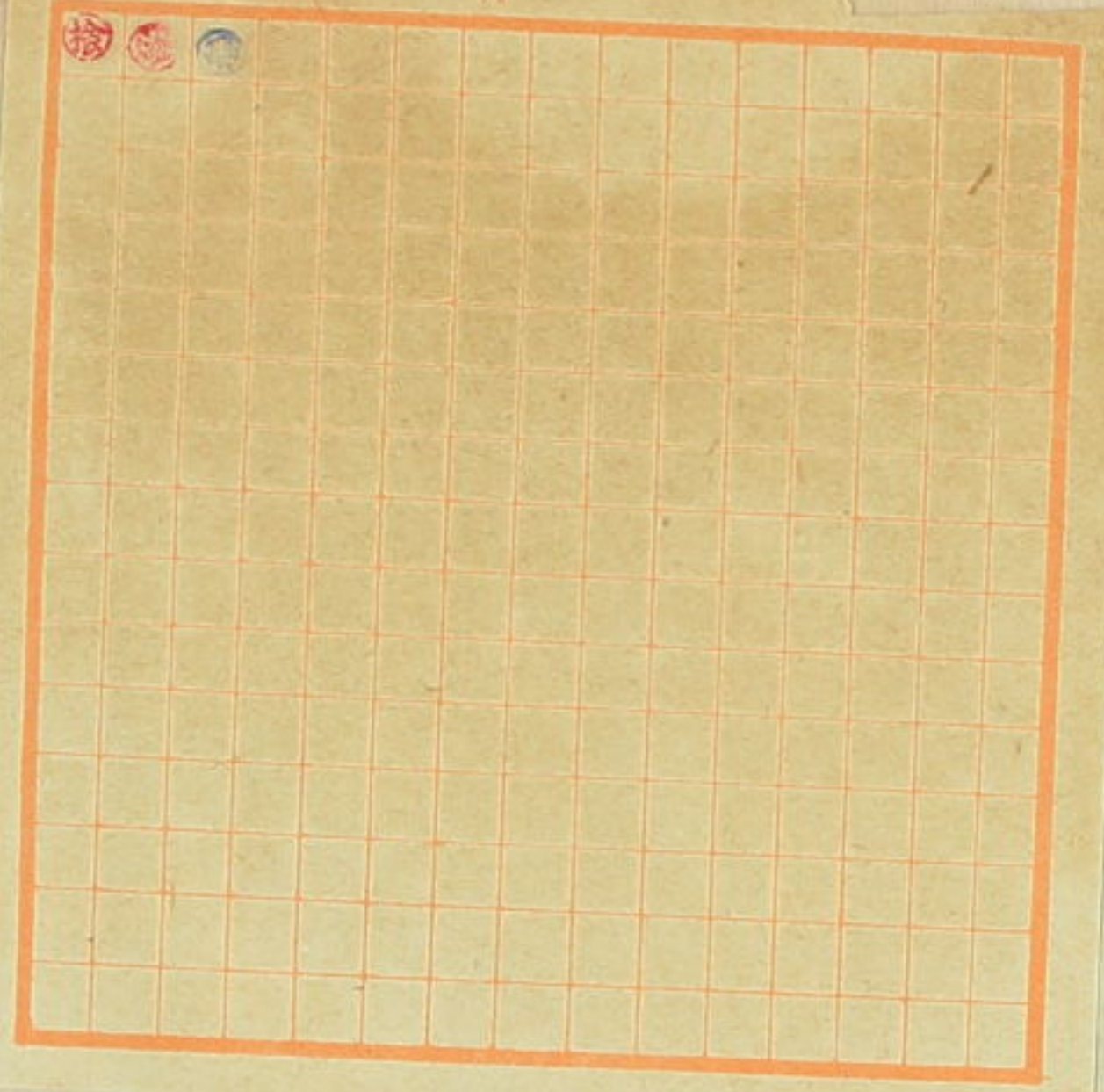
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  
 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  
 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  
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  
 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  
 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  
 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  
 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  
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

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  
 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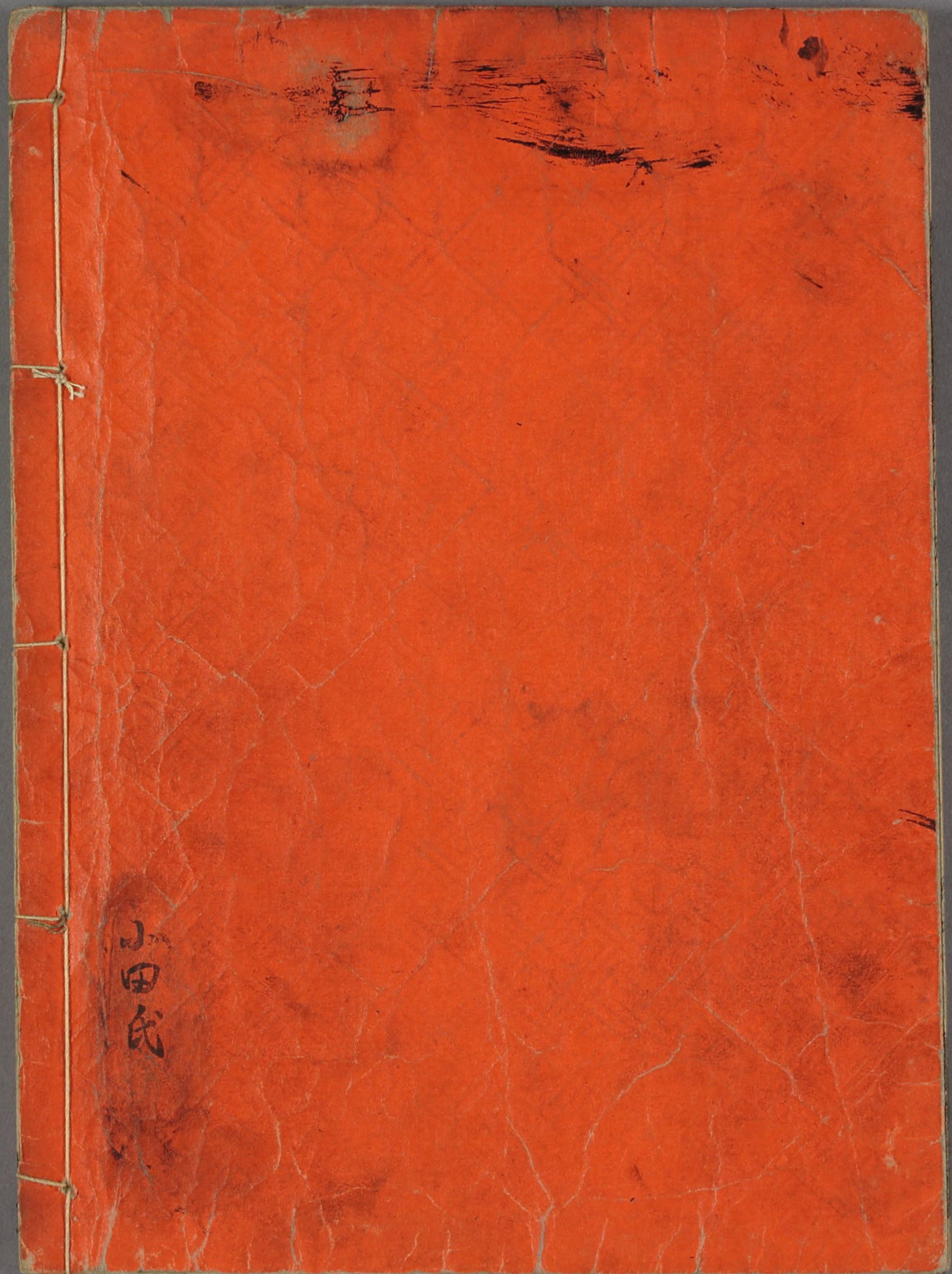
3年12月



打... 算... 帳... 人... 國... 幣... 之... 用... 於... 外... 國... 之... 匯... 票... 及... 外... 幣... 之... 收... 入... 及... 支... 出... 之... 帳... 目... 均... 應... 詳... 加... 記... 載... 以... 便... 核... 對... 及... 結... 算... 之... 需... 要... ○ 三... 種... 帳... 目... 均... 應... 詳... 加... 記... 載... 以... 便... 核... 對... 及... 結... 算... 之... 需... 要...

三





小田氏